

震惊于漪老师去世的消息,脑海里是满满的回忆。

# 母亲般的校长

宣轩

那年,一到第二师范学校报到,喜欢校园氛围的我就要求住校。校方很快满足了我的要求。我每天晨起洗漱后,就直接去语文办公室,一边打扫卫生,一边听英语广播。晚上放学后,便留在办公室,或批改作业,或等待在学校晚餐后,去参加校外的各类兴趣班。

我记得,我的语文教研组是在教师办公楼二楼的左侧,于老师的校长室是在同栋楼二楼的右侧。每天早晨和傍晚,于老师都会经过我的办公室。“这位新来的老师怎么总是早出晚归呀?”于老师曾这样问我。我暗自高兴:于老师是忘了我住校的身份了。她哪里知道,我留在学校的时间是在利用学校的资源,丰富自己呢。贪表扬的我,一直没有提醒过她。

“于老师,来听我课吧?”年轻的我再三央求于老师,但是,于老师没有空,被恳求得多了,无奈,于老师只好派教研组长来听我的课。“小宣,我们上课时听到于老师的脚步声,声音都会发抖呢,你怎么还邀请她来听课?”同事们问我。“什么呀?”我不能理解。我是语文老师教育组,甚至全校年龄最小的、

经历最简单的新人,可能这就是初中生牛犊吧。

记得于老师见到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:“你不要再考研究生了吧。”毕业前夕,我因为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延误,而失去了读研的机会,沮丧得很。结束求学,走向工作岗位,最初是不得已的。于老师的言下之意,是希望我能留在她身边好好工作的。我满口答应了,于老师的眼睛笑成了弯月。

一次工会大会上,于老师把我的名字写在白板上,让全体员工在阶梯教室里补选工会宣传委员,候选人名字只有我一个。当我羞羞答答站起来被大家认识后,得到了全票通过和满教室的笑脸。我现在想,那选票里是大家对一个年轻人的包容和期待吧。三八妇女节那天,于老师又安排我代表女教师讲话,我抗拒着:我又不是妇女。我的学生中年龄最大的是16岁,只比我小4岁,我可能就是妇女了呢。

终于,到了青年教师评优活动,于老师必须来听我的课了。我多么兴奋。我的公开课被安排在阶梯教室,座位的走道上

也排满了临时座位。我第一次有了小小的紧张:这将是几十双旁听的眼睛啊。但是,当学生走进教室,当我打开书本讲课时,很快地,我就进入了无人之地。一堂课下来,最后,我发现多了10分钟,灵机一动,便和学生在游戏中复习当天的教学,引得全班同学欢腾雀跃。

“哎呀,简直是翻江倒海的热闹。”于老师乐开了怀。“多么好的基本功。”课后,于老师毫不掩饰她的赞许,并悄悄地给我一张表格,让我把看起来老成一点的照片贴上去——她推荐我加入上海市语文教研协会。之后,于老师还让我代表她参加协会的会议。会议中,很多人过来与我打招呼,要我转告对于于老师的话,那一刻,我才觉得于老师是多么受人敬重的大人物啊。

于老师的肯定,让我爱上了教师这个岗位。然而,有一天,政府机关来人背调了我,再然后,政府机构说是要借用我。我哪里肯走啊。无论我如何表态,于老师还是奉命清空了我的工作,我被突然闲置起来。“我不要走!我不要走!”我一次次向于老师表达我的心意。“我也没有办法呀。”“不过这

作这部题材独特、为上海百年工人立传的鸿篇巨制中。《工人》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后,广受好评。

迄今为止,作为上海工人小说家、十大工人艺术家之一的管新生,已经发表和出版九百多万字文艺作品,包括小说、戏剧、电视剧等,可谓著作等身,奖项多多,荣誉加身。值得一提的是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上海曾出现了一些反映工人生活、以工业为题材的中、短篇小说和屈指可数的几部长篇,像管新生这样坚持以宏大叙事写百年工人题材的是绝无仅有的,也是难能可贵的。一个好汉三个帮,管新生背后的好汉是他的妻子,多年来,她一直秉持全家的起居饮食,还学会用电脑打字,把丈夫的作品尽快输入电脑,助了管新生一把力。

管新生属牛,在文艺创作道路上,这头老牛没歇着,仍然充满激情,奋蹄奔跑。去年抗战胜利八十周年,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二十万字小说集《孤岛抄本》,是弘扬红色文化、海派文化的又一幅精彩画卷。

## 长跑者

孔强新

管新生是长跑者,不是指体育运动,而是他数十年的文艺创作。

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申城杨浦区,活跃着一批年轻的文学爱好者,他们白天在工厂车间挥汗如雨,夜晚埋头灯光下辛勤笔耕,写诗写小说写剧本,以东宫为基地,结出了文艺创作的累累硕果。在工人作者群里,管新生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管新生当时是上海铝材厂的工人,在熔铸车间烧大炉,一张戴着厚实防护手套在温度高达73℃炉前操作的工作照,留下他这个瘦高个子当年生龙活虎的模样。

也许铝材厂的老职工还记得:上世纪七十年代初《解放日报》副刊上刊登的小小说《竞赛》,曾引起全厂的轰动,作者就是二十刚出头的青工管新生。几年后,管新生在杭州《西湖》上刊出了短篇小说,又接连在山东大型文学期刊《柳泉》发表了中篇小说《生活的长河》。作为一九六六届初中毕业生,同年他在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中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“自学成才奖”,当上了厂校教师。他调入厂工会宣教科后,有机会熟悉各部门工人,丰富的工作实践,加上长期生活在产业工人集中的大杨浦,耳濡目染,为他的创作注入源源不断的素材和动力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在工厂支持下,他有幸请到了上海作家协会的创作假,着手长篇小说创作。新世纪伊始,他的第一部以工人为题材长篇小说《兄弟时代》,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。此后,他又与女儿管燕草合作,创作了百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工人》。从酝酿构思,收集素材,到完稿成书,整整花了十二年时间,对于花甲之年的管新生,要花费多大心血和毅力。他不打牌少娱乐,凭着自辛亥革命后,对上海工人可歌可泣的历史的挚爱,精力都投入创



管新生



巴图和他的马 (纸本水彩) 长海

只是借,可能借完了,你又回来了。”

就这样,我抹着泪,离开了我的讲台我的学生我的于老师。再不久,一纸调令,让我与于老师彻底成了两个系统的人。这一别,就是几十年。

人生兜兜转转,我在离开杏坛后,做过很多工作,又从上海去到新加坡。我知道我离于老师越来越远了,也不敢去轻易打扰她。但是,每当我走过四平路999号,就会驻足。还有一次学校假期,我经过学校,想入门,门卫说,校内正在建“于漪教育教学思想研究中心”,为了施工安全,外人一律不准入内。

但是二十年后的一天,偶尔回国的我竟然在黄兴路大润发门口邂逅了于老师。那时候的于老师脸上有了一些皱纹,头发有一些灰白,但依然身子挺拔,步履稳健。她和她的先生并肩慢行着。我冒昧地上前叫了一声:“于老师!”于老师对我点了点头。也许,这样的打招呼她已经习惯了。我没敢多说一句,噙着无限的依恋,目送着于老师夫妇的远去。于老师当然不记得我了。

2022年我回沪三年读研和照顾母亲,有大把时间翻阅旧时相册和书信,最令我感慨的是扁担模范杨怀远的来信和与于

漪校长的合影。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,对往昔值得感恩的人会越想越给予回报。于是,我张罗了一次次与老友的见面。

2022年,我询问朋友小蔡,可否见一见于老师家,与于老师比较熟悉。他答应了我的请求,说去联系试试看。我还把当年挽着于老师的照片,发给了小蔡,但家人为了于老师的健康而婉言谢绝了见面。我当然能够理解,只是知道这也许将成为永远的遗憾了。

我在新加坡,没有太多可能见到于老师。但又有谁知道,我在电视上,将于老师被授予“人民教育家”的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;在2022年教师节期间,我认真地观看了于老师的传记片《大先生》,得到的信息比短短的见面要丰富立体得太多了。我还在新加坡热爱中国文化的女校长身上,看到了于校长的影子,并向她介绍于校长的事迹。

如今,我依然在执鞭,在新加坡传播中国文化。虽然,没有亲见于校长的最后一面,但于校长给予我的教书育人的精神,无论在我做人、教学、写作时,都受用。这辈子,不遗憾了。

## 咏志截句(二首)

高昌

电淬锋芒雷振腔,狂来踏浪戏钱塘。眼前多少弄潮趣,胜宿芦花浅水乡。

嶙峋硬骨自嶙峋,肯作凌烟阁上臣?我纵滔滔沧海阔,鲸波万里一帆春。



有一阵子,出差很频繁,最多的时候一年要飞100趟。记得有一回临近春节,我从北京飞杭州参加合作方的年会,约好了坐游船夜游钱塘江。结果飞机晚点,等我赶到时,船十分钟前已经启航了。隔着栅栏看钱塘江,能见到对岸滨江新区的夜景,但此刻的码头却很冷清,我只能在码头边上的一家面馆里等他们回来。

那是一家灯光昏暗的面馆,看墙上的价目表,就知道是专做游客生意的。我点了一份片儿川,加了一个荷包蛋,面端上来的时候,光线很暗,也看不清这碗片儿川的全貌。拿起桌上筷筒里的筷子,赶紧吃起来,肚子真的饿了。片儿川是杭州的特色面,以面条、倒笃菜、笋片、瘦肉为主要食材,我初尝片儿川时不知道这是什么面,见着了才知道,这不就是雪菜肉丝面嘛。当然,细究起来两者还是有差别,片儿川是先做浇头再下面一起煮,雪菜肉丝面则是面煮好了再加浇头。每次到杭州,遇到吃饭点主食,我都会要一份片儿川,已成习惯。

此刻,天冷、肚子饿,一个人在码头,这些元素集合在一起,应该是一边吃着片儿川,一边抒情感怀的最佳时候。遗憾的是,文艺是文艺,现实是现实,我也希望这碗码头边上的片儿川看着普普通通,吃起来却温暖而美味。但实际上,这碗片儿川真的不怎么好吃,远低于杭帮面的平均水平。就如同,我一直渴望南山路沿线的那些小饭馆能做出好

吃的西湖醋鱼来。细想一下,饭店离西湖那么近,景色又那么好,怎么可能菜不好吃呢?但对不起,在那一带的小饭馆,我每次点西湖醋鱼都是失望的。印象中最好吃的杭帮菜,仍旧是在龙井草堂,但其实也已经好多年没去过了。

“美食抚慰人心”这句话是典型的“安慰话”,说的人要认真地说,听的人则不必太在意。我记得特别清楚,那碗码头边的片儿川,我勉强都吃完了。一抬头,发现面馆里只剩下我一个客人,估计店家准备打烊了,我便拿起包走到店外。因为是从北京来,我身上穿了很厚的大衣,就这在码头边溜达了四十多分钟,微微出汗之际,游船靠岸了。和合作方年会会后,便转到一家茶坊谈事情,第二天一早,我赶去杭州萧山机场飞贵阳,完事后,当天再从贵阳回北京。旅途之中,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的餐食,出差之余,便特别想找到当地的美食犒劳一下自己。奈何,一个人吃饭,来一碗面才是最简单的。

最近一次到杭州,去浙江美术馆看金农农展,迎面一副对联“素心不可易,即事多所欣”。想起前一天晚上,开车来杭州,春节假期里,城中游客熙熙攘攘,找停车位却狼狈不堪。最后把车停到了吴山花鸟市场地下车库,上来想吃一碗面,不料吴山面馆里人满为患,户外也摆上了桌子。最要命的是,人家在吃面,你得站在边上盯着他,他一吃完,你赶紧抢座。然后,别人再站在你边上,盯着你吃面,你吃完,人家赶紧来抢你的座。金农的这副对联,其实是集句联,“素心不可易”好理解,讲的是不忘本心。“即事多所欣”,讲的是面对眼前事,要多从好的角度出发,多多寻找这里面的乐趣。金农是杭州人,他要是春节里开车来吃这碗面,我敢保证他开心不起来。

过去很喜欢听一首歌,叫《牡丹亭外》,里面有一句歌词“写歌的人假正经啊,听歌的人最无情”。写美食、讲美食,由物入心,到最后也总免不了陷入“写歌的人假正经啊,听歌的人最无情”一样的境遇。但为什么还要去尝试、去关注,大概还是因为这日常生活里的一天,吃也吃过了,喝也喝过了,一天天的,本来就该这么过。



## 码头边的片儿川

陈佳勇

管新生属牛,在文艺创作道路上,这头老牛没歇着,仍然充满激情,奋蹄奔跑。去年抗战胜利八十周年,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二十万字小说集《孤岛抄本》,是弘扬红色文化、海派文化的又一幅精彩画卷。

小敏从纽约回来探亲了,她每年春天都回上海。她母亲住在静安区,那不是她家老房子,她家以前住在东平路,朝东走一段,到岳阳路路口大转弯,就看见由岳阳路、汾阳路和桃江路合围而成的三角街心花园,矗立着普希金纪念碑。这次回来她约我一起回去看看,顺便验证一下,普希金胸像的脸部究竟是我说的转向东方,还是她记忆中的面朝西南?

50年前小敏随父母住在一幢巴洛克式小楼里,后来才知是建筑师扎罗西宅邸的复制品。尽管扎罗西深受意大利建筑影响,但这幢楼明显是“混血儿”,外墙立面省略传统独立塔形结构,却保留战盔形剖面,外加精细雕琢的俄罗斯民俗浮雕。在她家阳台上能看见哥特式教堂尖顶,从一众卑微的石库门中脱颖而出直刺云霄,竭力接近神的居所。阴雨天还能听见钟声。

直到夜晚离开时才能发现小楼的破败,内墙斑驳,楼道狭窄,头顶油腻的廊灯镶着昏黄的光晕,铅丝笼罩上挂满繁茂的灰毛絮头,随阵阵不辨方向的老宅阴风飘摇,让人由内而外,从肉体到精神直打冷战。踩着陡峭的咯吱作响的木梯下楼,另一盏残灯在楼梯拐角处等候接力。整幢楼宛如鹤发童颜却内脏衰竭的老叟……

## 普希金朝东看

三盅

法国梧桐在街灯下窸窣窣窣落着黄叶,一阵夜风拂过,店门前翻滚起阵阵叶浪。在夜幕上撕开一条口子,店内是另一个世界。咖啡与酒是艾比之路的血脉,空气里弥漫着它的血腥味,渗入桌面,嵌在原木桌缝里。一百年也围不过来时差的西洋面孔三五结对,围桌而坐。光顾此店的法国人最爱白朗姆,我却点红朗姆,顺便外带一份可丽饼或葡挞当夜点心……

阔别东平路27年后,我在普希金纪念碑下见到小敏,与她并肩坐在石

## 十日谈

“老马路”变迁

责编:殷健灵

在八字桥上散步时,总会恍恍惚惚地听到从河面上传来的枪炮声和孩子们的嬉闹声。